

书观察

多元化立体化讲述中国故事

今年以来,一批生动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新书在各大书店、各大平台火热登场。注重多元化、多视角、立体化地讲述中国故事,成为图书市场引人关注的一大趋势。

走进考古现场 细说中国历史

《发现王墩》(符号时代:信仰与早期中国)《三晋秘崖》等等,一批直击中国考古现场的新书格外引人注目。

安徽淮南王墩墓是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是新时期科学发掘的唯一楚王级墓葬,是2024“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东方出版中心推出的《发现王墩》是国内第一本揭秘王墩考古发掘的出版物,汇聚7位一线考古专家,通过他们的视角直击考古现场,用120余幅彩图和通俗易懂的语言,从历史、青铜器、木俑、文化等多个角度揭开楚文化的秘密面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认为,王墩墓的考古发现不仅深刻揭示了楚国向东迁徙至淮河流域后的社会生活面貌与历史文化图景的丰富细节,也为后人构建了生动而复杂的历史画卷。

记录名家成长 书写中国故事

从《我们的世界叙事:12位中国人访谈录》,到“成长”系列丛书,中国人勇敢前行的精神气质,在“成长”系列中得以彰显。

“成长”系列丛书由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推出,紧紧围绕“成长”二字,聚焦在文学、艺术领域贡献卓著的现当代知名人士,翔实、生动地讲述他们在时代洪流中坚定信念,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成长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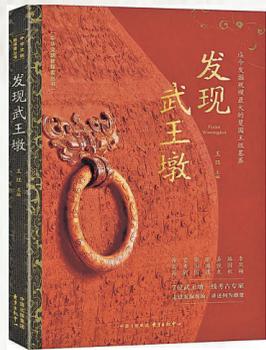
该丛书首批推出六种,分别以“激流勇进”“东方之子”“戏剧人生”“譬如登山”“文章天下事”“永不止步”为题,书写了刘白羽、魏巍、李默然、王充闾等大家的动人往事。

主编胡世宗说,“成长”系列丛书今年将继续推出臧克家、安波、李仲元、铁源等名家的成长传记,并在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领域持续扩展。

呈现漫漫征程 聚焦中国科技

《科技自立自强之路:中国科学院人的75个首创故事》《复兴号,贴地飞翔的中国龙》《我是未来科学家》……一批新书通过生动形式讲述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漫漫征程和辉煌成就。

其中,《复兴号,贴地飞翔的中国龙》是一部写给青少年的,记录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追赶并跑到再到领跑的科普纪实作品。该书作者、中国铁路作家协会名誉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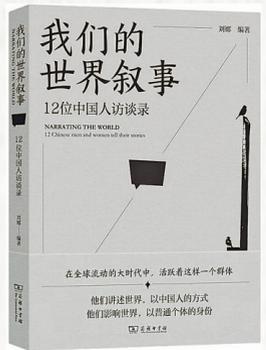


《发现王墩》书封。《我们的世界叙事:12位中国人访谈录》书封。

席王雄以生动的语言和专业的解读,带领青少年读者一同追忆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历程,讲述复兴号动车组的传奇故事,解读中国高铁背后的中国智慧与中国精神。“中国画火车第一人”王忠良还绘制了近50幅精美的火车和高铁图片。

感受非遗魅力 传承民族文化

以文学的方式引导读者传承民族文化遗产,感受中华文化之美,《永远的马头琴》等新书打动人心。《永远的马头琴》是一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古族马头琴音乐代表性传承人齐·宝力高为原型的儿童成长小说,讲述了痴迷马头琴音乐的男孩阿木尔做梦、追梦、圆梦的故事。齐·宝力高说:“我是一个为马头琴而活,为马



头琴而死的老头。我要让马头琴的琴声传遍世界,让孩子们喜欢马头琴。这部作品体现了我对马头琴的热爱与执着,我在阿木尔身上看到了勇往直前的蒙古马精神。”

该书作者金少凡曾八次到草原采风,收集有关马头琴的传说,了解马头琴改制的故事,在讲述梦想故事的同时,他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蒙古族的长调、呼麦、马头琴、萨吾尔登等展现给孩子,让孩子了解少数民族文化,感受少数民族文化的魅力。儿童文学评论家徐德霞认为,这部作品以儿童生活、儿童视角既深情赞美了逐梦少年超凡脱俗的精神之光,又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伟大而历史悠久的马背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之美,是一部难得的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艺术遗产之佳作。

路艳霞

与书有约

旧书的景象与故事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巴黎有塞纳河,上海有苏州河”,学者陈子善如此形容上海的旧书市集。巴黎塞纳河畔持续了400多年的旧书摊,成为一大文化景观并延续至今,如果上海能在旧书经营方面看齐巴黎,那将与20世纪初至30年代衔接,因为当时上海是全国古旧书籍主要集散地之一。

在文化娱乐方式比较匮乏的时代,旧书摊与电影院、录像厅、歌舞厅等一样,为人们的生活提供重要内容来源,那时的旧书,多以武侠、言情等通俗读物为主,读者可以用较低的价格租借或购买,旧书在这一渠道实现了很大的流通性。

在一线城市,淘旧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保存了下来,但旧书的受众多为从纸质阅读时代走过来的中老年读者,如同集邮、集

币一样,购买和收藏旧书的行为乐趣大于阅读乐趣。旧书比新书更早一步进入到精品化、奢侈品化的阶段,稀缺版本、首印版本、绝版作品,成为旧书当中的珍品。旧书虽旧,但其中的学问很深,能够在旧书市场深耕的从业者,依然有机会获益。

就实用特征而言,在需要者的眼里,书的内容是发光点,至于纸张之新旧并不重要,甚至因为纸书的载体特点,时光痕迹反而会让有价值的旧书增添吸引力,如果旧书再有著者的签名、钤印、题词,甚至读者的读后感,更会额外增添一些魅力,使爱好者趋之若鹜。

当然,纯粹以快乐与收益来衡量旧书的存在价值是片面的,旧书所承载的情感体验,是无法被计算出来的。朱自清曾用“旧书如友,新书如客”来形容旧书。将书人格化

是爱书人的习惯,当这一习惯更多投注于旧书体系中去时,会发现重要的不是发现喜欢的旧书,而是与这些旧书打交道的人。

每本旧书都自带故事,每一道折痕、每一笔划线、每一滴落在书封上的雨痕,都意味着一本书曾陪伴一个人。读一本旧书,其中期待的地方,就在于通过一本旧书与它的上一位拥有者相遇,因为同样的喜好把一本书握在手中,又因不同的欣赏角度,对书的重点有着不一样的倾向,这其实已经脱离了对书的阅读,成为一种情感交流。

在海外,像塞纳河这样的旧书文化引人瞩目的地方还有不少,比如日本有一些旧书店街,像东京神保町、京都古书店街、大阪古书町等,街上配套有咖啡店、咖啡馆等,一些共享书店会保留作

家、书评家在书中留下的读书笔记和便利贴,还会出租书架供作家销售著作;在荷兰,移动式摊是道美景,摊主用大卡车将书运来,装在一个个书箱里,然后把书箱在广场上码起,摆成波浪形,置身其中像是在书海中冲浪;在威尔士有个“旧书王国”——海伊小镇,镇上书店密布,这一被誉为“世界第一书镇”的地方,就由旧书销售发展而来。

有关旧书以及与之相关的景象与故事,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着,观察得越多,越能发现这些旧书背后的人的面孔愈加清晰,旧书因为人的喜爱而被镀上了迷人的色彩,也拥有了更长久的“生命”。围绕旧书,可以看到更多人与人的相遇,而讲好人与旧书、爱古书与爱书人的故事,才能给旧书找回繁荣增加更多的可能性。

新作述评

《魏晋南北朝》: 叙述一个“光辉的黑暗时代”

上接秦汉帝国四百年、下启隋唐帝国三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无疑是充满混乱与分裂的四百年。但政治上的乱世,却往往能催生出文明之花盛放的华丽时代。被孟子称为“一乱”时代的春秋战国,因诸子百家之学争鸣竞放,一举提升了华夏文明的水平。这一点在东方、西方的历史都得到了验证。国际学术界久负盛名的东洋史学家川胜义雄在撰写的断代史《魏晋南北朝》中同样认为,魏晋南北朝绝对不是黑暗低谷的时代,而是“光辉的黑暗时代”。

“光辉的黑暗时代”是一个悖论。黑暗的是乱世,和东西方的所有乱世一样,魏晋南北朝即是汉帝国崩溃后的混乱时代,这个时代遭到了来自北方、西方的各种异族入侵,屡屡将人们推落可怕的悲惨苦难当中。从比较学的角度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方,正处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黑暗世纪,却开出了比欧洲还要华美得多的文明之花。书中列举了将书法艺术推至巅峰造极的王羲之、号称“画圣”的顾

恺之,认为正是在这个时代,书法绘画被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对其加以评论的书论、画论也流行起来,成为自觉的文体;书中还提及了一系列诗人,田园诗人陶渊明以及包括曹操在内的“建安文学”群体,认为抒情诗的文体确立,是这个时代最辉煌的产物之一。除此之外,作者将写作重心放在了“骈体文”上。

通常,有着四言、六言对句,讲究整齐均衡的骈体文,被视为“形式主义”“腐朽文化”的代表,但在作者看来,骈体文将深厚的古典教养和对汉语音调的敏感感知协调统一起来,是最为考究的文体,这一文体那个时代获得了完全的独立。这样一来,骈体文反而是中国文明强韧生命力的最有力证据:“正是在政治上分裂与大动乱的六朝时代,中国才确立了最华丽、最富于韵律的完善文章体式——‘骈体文’。这如实地反映出中国知识阶层的坚韧精神及其主体努力的坚韧不拔;即使在政治分裂与战乱最严重的时刻,他们仍然能在珍重守护其古典文明的同时,更进一步将其发展得更加丰饶。”

在这位学家的眼中,文学艺术承担着文明、知识和自我认同代代传承的重大使命,彰显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厚度与韧性”。在作者看来,中国知识阶层的存在,超越了国家兴亡而长久延续,他们正是在这漫漫长乱世中强韧地坚守着华夏文明,并进而使其发展壮大的中流砥柱。

作者站在中西方历史比较的背景下,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论证。当时的欧洲处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没落的中世纪。而同处乱世的华夏文明,上述文学、艺术门类得到确立,充满个性的知识阶层辈出。而各式各样的个性,又是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发展繁荣的;在魏晋南北朝,汉代风靡一时的儒教思想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权威,传承了老子、庄子一脉的道家思想,以及从外部传入并普及的佛教思想、信仰等,共同构成了儒佛道三教相互交融的局面,这不仅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精神振幅,也促使人们不断探索着更加切实的新价值。支离破碎的乱世背景也无法断绝中国的文脉,反而使它的内涵变得更加新鲜丰富。



《魏晋南北朝》是一本概说性的断代史,但与一些教科书式的概说不同,该书在扎实完成基本知识综合叙述的“常规动作”基础上,综合各种专题研究加以调和取舍,通过熔铸贯通已有各专题成果将其融为一体,以统一自洽的逻辑解释历史对象,照见常人难以察觉的整体轮廓。在整部书中,几乎很难找到游离于主题之外,仅仅是孤立地作为一种“历史事实”而被介绍的内容,这使得这部概说成为一部具有自身完整生命的“作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读/书/日/记

东魏·北齐

特约撰稿人 绿茶

二月读了十二本书,主要围绕东魏、北齐和墓地为主,这种很具体的主题阅读很过瘾,把一些问题搞清楚、读明白才是阅读最大的乐趣。

2月23日 乙巳年正月廿六

最近虽然收到不少新书,但真正引发阅读兴趣者少。先记录一下:汉唐阳光寄来三本新书,杨泓的《中国古代的兵器》,西蒙·詹姆斯的《罗马与剑》,兰德尔的《建国者的财富》;文景寄来新书《1517: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

翻看了《中国古代的兵器》,可惜我对兵器兴趣不大,作罢。只好跑到自家书库,拿了一些想读的书回来。

2月24日 乙巳年正月廿七

读台湾学者王怡辰的《东魏北齐的统治集团》,短暂的东魏北齐四十四年,高氏家族和统治集团说有多折腾就有多折腾,将大好形势一一断送,最后被他弱很多的北周歼灭。以前对这两个王朝兴趣不大,春节时在磁县看了一些元氏和高氏墓群,有了阅读和了解的冲动。“走和读”,确实是相互影响的,不知道读什么书时,出去走走,就有了阅读的方向。

2月25日 乙巳年正月廿八

读毕《东魏北齐的统治集团》,唏嘘。那时期的几位大文人,如魏收、

李德林、颜之推等,也在统治集团的此消彼长中东倒西歪、左右依附,文人那点所谓的风骨在那种政治规则下不值一提,唯有保命。但他们几位也是幸运的,才有机会魏收写了《魏书》,李德林入隋后写了《齐书》,为他儿子李百药写《北齐书》准备了充分史料,而颜之推则留下大名鼎鼎的《颜氏家训》。

2月26日 乙巳年正月廿九

最近埋头读各种墓志,又翻出《史记家墓记》,这本小书虽小,却有着极高的信息量,按篇列出《史记》一百三十篇传主家墓所在,利用《史记》三家注(集解、索引和正义),再结合其他志书和文献,共索得《史记》人物家墓七百八十四处。然该书成于1916年,所记录的这些家墓地标,今天可能变迁或消失了很多。如果能按书索骥,重访《史记》家墓当下状况,当很有价值。

2月27日 乙巳年正月三十

又购得一本墓志,杨炎的《墓地的发现》,该书以北京西山万安公墓为基,寻访长眠于此的几十位先人的墓,并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杨炎多年持续在万安墓园,像一位老友来看望故友。略有遗憾的是,杨炎贪多了,“发现”得太多,“叙述”得太略。那一块块墓碑下面的人生故事,读者只好自己去“发现”了。

以诗歌的锐利 穿透厚重的人生幕布

特约撰稿人 一寒

《乘一根刺穿越大海》是上海批评家木叶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诗集有着较强的、可视化的形式感与仪式感,诗人以他自身的理解,对诗歌写作对象进行了分辑,时间被重新组合后,变成一座既有秩序又需要指示灯才能辨清的迷宫,从中可以看到诗人的少年、青年与中年身份,如同“红黄绿”三色灯般在不停闪烁交换,阅读时的沉浮感,留给读者看电影回过的印象,那是诗人在交代着他过往的回忆与当下的审视。

“……终于坐下来修改一首上个世纪的‘诗’。这传记一样的开头方式,奠定了整本诗集的语调。”修改成为这本诗集潜在的关键词,虽然具体到某首诗上只是微调,但诗人通过自己的调度,还是对他的诗歌写作生涯进行了宏观调控。整齐与纷乱,完整与碎片,漫长与瞬间,波涛与水滴,在诗人之手的支配下,拥有了令人惊讶的秩序性,而这种秩序的最终指向与人的相遇,而讲好人与旧书、爱古书与爱书人的故事,才能给旧书找回繁荣增加更多的可能性。

后,送上细心的呵护与安慰,他未在诗中写出“别怕”二字,但却用自己的方式营造了一个少数人才知道的安全港湾。而当写作对象是自己的时候,诗人并不忌讳展示自己混杂了失落与脆弱内在,他写道,“岁月静好静好/看不见灰烬/看不见的灰烬安慰我”。

木叶的诗,习惯于将描摹与内观融为一体。他用极为精简的字词勾勒出视野内出现的景象,并可以迅速寻找到内心可与之对应成立的往事或记忆。诗集中的《乘龙》,以一条出现在米缸里的蛇写起,写穿,写透了看见这条蛇的少年心事,作为那个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件,少年的平静多于震惊,但在临近知天命之年时回忆,却从米缸中看到两个不同世界,看到远古与未来年份,一件篇幅很短的作品,微小体量之下所容纳的信息如山呼海啸般汹涌,也如冰川深处般深邃、沉静。

木叶擅长写个体体验。他在《乘一根刺穿越大海》诗集中,为读者提供了一份极致个体化的独特感受,但他并没有因此将自己隐藏于时代的巨轮之下,相反,读完诗集之后,会觉得诗人无形中建了一个“复数的我”所构成的庞大身影,这个身影试图与时代并行,诗人在被笼罩的同时,也在尝试反笼罩,他在被动接受四面八方的同时,也在竭力壮大自己,使自己变得锐利无比,想要穿过舞台前那片沉重下垂的幕布,“你跃出水面/以内在的锋利领受万有的引力”,从乘一根刺,到变成一根刺,诗人与他使用的“工具”融为一体,最终把刺变成了利刃。

对于汉语诗歌写作来说,《乘一根刺穿越大海》提供了一个很新鲜的文本。木叶的诗歌受到西方诗歌形式与内在的影响,脱离了单纯追求美与诗意的束缚,在分行与断句方面,常有令人意外但却有力的创作手法。“真正的诗歌,未待你理解,便会传达真意”,在诗集后记中,木叶引用艾略特的观点来解释自己对诗歌写作的“综合认知与爱恨”。

“诗歌中一些人与物分裂了‘我’的主权,一些字与词托身于万物”,木叶在后记中也如此强调,他更愿意诗集中的“我”,变成正在阅读过程中的“你”。当《乘一根刺穿越大海》新奇的意象使用、无法被复制的个体体验以及被深化的哲思,被具体为一本书送到读者面前的时候,作者很可能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读者所理解到的“真意”。能否与诗人一起“穿越大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诗歌阅读,感受并拥有专属于自己的那根刺。那根刺,既是保护,也是渡渡。

